

大家小集
聂绀弩集
上

聂绀弩



南方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大家小集

夏
绀
弩
集

上

夏绀弩

著

王存诚

编注

南方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聂绀弩集：全2册 / 聂绀弩著；王存诚编注。——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2

(大家小集)

ISBN 978-7-5360-7821-5

I. ①聂… II. ①聂… ②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0445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丛书策划：肖建国 秦 颖

责任编辑：孙 虹 夏显夫

技术编辑：凌春梅

平面设计：苏家杰 林露茜

-
- | | |
|------|-------------------------------------|
| 书 名 | 聂绀弩集：全2册
NIE GAN NU JI QUAN 2 CE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
| 印 张 | 24.125 12插页 |
| 字 数 | 550,000字 |
| 版 次 |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60.00元(全2册)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正 编

觉醒篇

我的“自学” / 5

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 / 18

鲁迅——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 / 22

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 / 38

怀《柚子》 / 47

关于鲁迅先生百岁诞辰 / 56

心路篇

壁画 / 61

东南西北的年关 / 70

大日本对支那贫民问题之最轻便的解决法
——日兵暴行之真凭实据的总算账 / 86

支那人 / 98

月夜的故事 / 114

- 巨像 / 118
- 婵娟 / 124
- 命令你们停战 / 170
- 论时局 / 175
- 论悲哀将不可想象 / 179
- 反省时作（六首） / 184
- 北荒草（选六首） / 187
- 南山草（选七首） / 190
- 七十 / 193
- 有寄（四首） / 194
- 赠周婆（二首，外一首） / 196
- 代答有序 / 198
- 《花城》以“迎春”为题索诗 / 200
- 我与杂文 / 201

嚶鸣篇

- 天壤 / 205
- 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 / 249
- 序《萧红选集》——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外纪念诗词五首） / 261
- 序《捧血者》 / 270
- 给战死者（外怀念诗三首） / 277

怀曹白——作为《呼吸》的读后感 / 283

德充符——演庄子义赠所亚 / 292

胡风的水准（外赠诗五首） / 321

我和伍禾 / 328

记康泽 / 337

《水泊梁山英雄谱》外序——怀孟超（外挽诗一首） / 353

赠冯雪峰诗（四首） / 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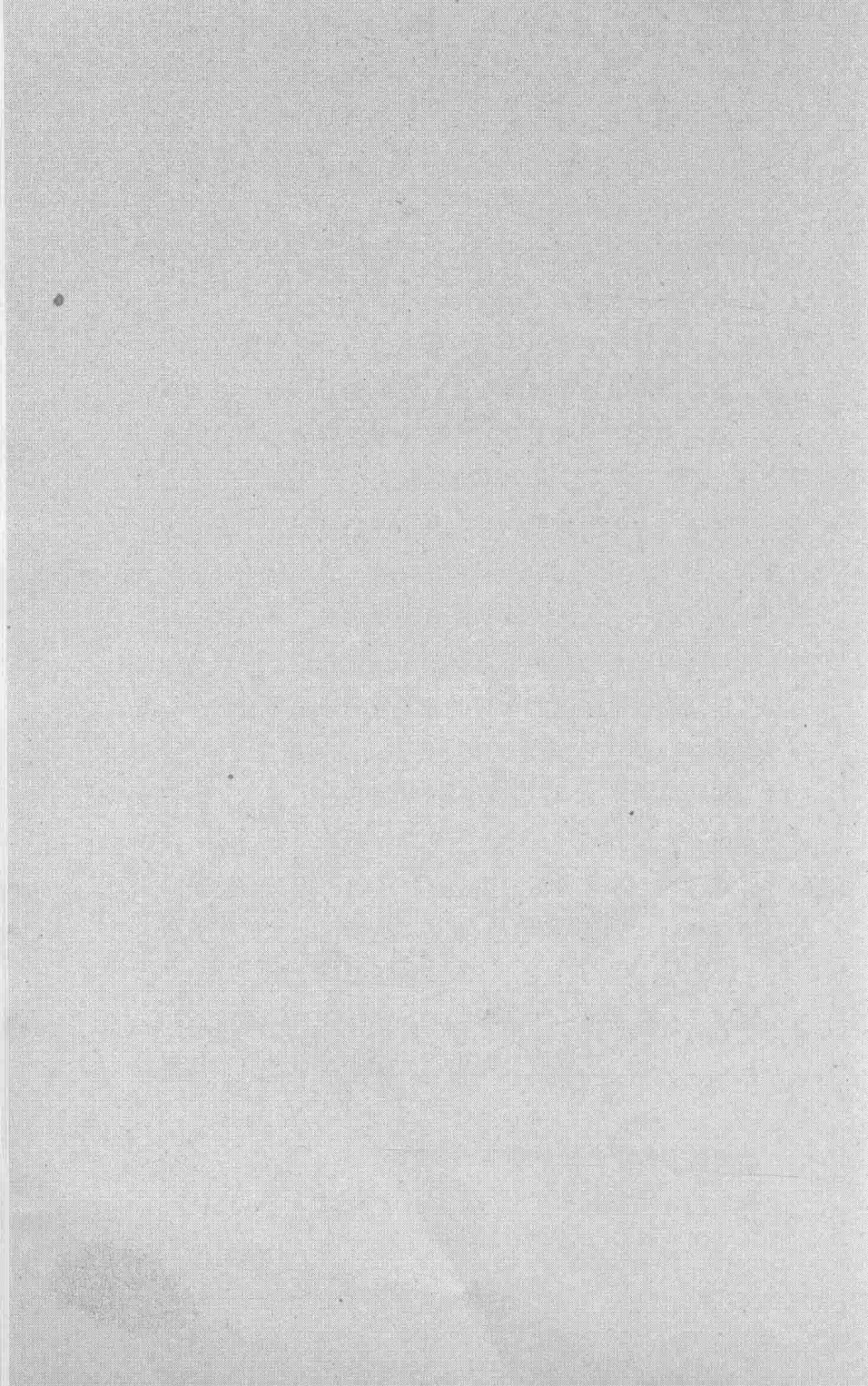
挽荃麟 / 359

重禹六十（三首，外信摘一封） / 361

寄高旅诗（三首，外信摘二封） / 364

赠朱静芳诗（四首） / 367

正编



聂绀弩集·上册

觉醒篇

晚熏马列翻天地，早乳豺狼噬祖先。
有字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战为缘。
斗牛光焰宵深冷，魑魅影形鼎上孱。
我手曾摊三百日，人书定寿五千年。

——题《鲁迅全集》



《觉醒篇》

本篇追溯聂绀弩的思想成长过程。他从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青年变成一名自觉的文化战士，有他的特殊际遇，他同乡的国民党先贤给了他最初的启发，但他主要是在读书和实践中独立探索，而终于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皈依鲁迅，一生不移。他把鲁迅的思想归纳为“人的觉醒”。是为篇名。

我的“自学”

【《我的“自学”》是聂绀弩1984年10月为自己的回忆文集《脚印》（出版于1986年）写的序，先发表于《读书》1985年第1期，用了现在这个题目，署名聂绀弩。又题作《脚印》序。其中比较完整地记述了他如何在实践中通过自学而思想不断进步的历程。】

一

要为我的回忆自己的小书《脚印》写一篇序。

有人说我是“自学成材”的。吃了一惊。我曾“自学”？而且“成材”了？有人说：“你不是一个小学生么？怎么变成作家（原来我已变成‘作家’了！）的呢？”把这一点写出来就很有用处。

二

自学，且局限在看书方面，要自学就要肯看书。小时百不如人，认识几个字之后，就爱看书，起初看唱本，随即看《聊斋》，以后是《三国》《水浒》《西游》《封神》……碰

到什么是什么，无不津津有味。常觉得现在的少年儿童多不爱看书，爱看小人书的常常是大人。不爱看书，就很难谈自学，自学的范围应该放宽，那就话说远了，姑且带住！我一面喜欢读书，另一面又不喜欢读。当我有点自己的思考时（十来岁），首先就是不懂为什么要学，学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谁在入则孝出则悌呢？一个也未见。虽然入则不孝出则不悌的人，也似未见。孔子又曰：“学而时习之”，谁在“学而时习之”？大概是专门制服儿童的，我就未见大人“学”什么，更不谈“时习之”了。除了经书之外，还有历史、地理、算术……还有“古文”，每天晚上在房里扯起嗓子喊“博爱之谓仁”，“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至少两小时。我也会做“文章”：《人不知而不愠议》《蔺相如引车避廉颇论》……先生说我做得很好，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我想大概长大了会有用。而我见的大人，除了教书的以外，谁同书、文字有什么关系？这不是说人不读书、作文章，也可过得好好的么？这种想法，使我不用功读书。我在初小，每学期都是第一，但高小毕业，只是乙等。

三

有一次觉得思想有改变，却不是因为自学。1923年我到福建泉州一支国民党的部队，去做写字之类的工作。那部队的主管官是湖北人，部队里的湖北人很多，我县的王守愚（原名权一，号玄奕）是辛亥起义的新军里的团体“文学社”的负责人之一。这时他三四十岁了吧，有肺结核，不久就死了。这些都无关，我要说的只是从他口中听出来的话，

凡说到洪秀全和曾国藩时，与我听惯了的说法不同。他怎么说的记不清了，用现在的说法，大概是洪秀全是革命，曾国藩是反革命，一点不奇，但乍听，很刺耳。造反的长毛是革命，曾文正公是反革命！这事我想了很久，才觉得他是真的。而一觉得他对，就或快或慢对许多事的看法都不同了。

关于王玄奕先生，大概很难有机会谈到他了。他是辛亥起义的老前辈，在我邑与革命家刘英、刘铁、蔡大辅等人齐名。有的人名字在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里提到过，忘记被提到的是谁了。辛亥后，别人都先后被北洋军阀所杀，我都未来得及一面。惟玄奕先生是病死的。我在上海时就会见过。他已有肺结核病，自知不久。曾把乡下夫人接到上海，希望生个儿子，历年许未成，又送回去了。后来我在仰光，有人写信给我，说他死在广州，埋在黄花岗。又后来我到广州，曾随詹大悲、张难先等革命前辈去望过他的坟。他的坟很小，碑也很小，“湖北王守愚将军之墓”几个字，是张难先先生写的。

四

曾有一次好像看得见摸得着似地，觉得自己的知识长高了。

那是在吉隆坡运怀义学当教员的时候（见《华民政务司》），别的不说，教的功课中主要是“国文”，规定每课教一点钟（四十五分许），课文很少或没有不认识的字，自己默默地讲一下，似不很透彻，于是“备课”。课文是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备课的材料叫做什么“教授书”或“教授法”，记不清了。把它拿来一翻，一课对一课，它都把难字

注音了，解释了，有的还是几个字一个的“词”。一字一句一段一篇都分析清楚了。只照它一念，就是上课，是教学，容易极了。难怪我的老师们都有一本这书。早知如此，何必上学呢？在家买本这书看看多省事。而且又何须到海外来才当教员，在家时早就可以了（其实故乡没有像我这样二十来岁刚从高小毕业的教员。他们是秀才、举人，其次是中学或师范毕业的。他们有的看过梁启超的《中国魂》，有的看过《曾文正公家书》。他们不是作文程度比我高得多，就是眼界比我广，到过北京、上海，甚至日本，至少也到过武汉）。

且说我当时看了教学法之类，高兴极了，觉得比看《三国演义》《水浒》还有味。至少更有实用，对眼前吃饭问题更实用。星期天，天也长，一直备课备下去，不知备了多少课，备了之后，才觉得以前一看就懂的课文，其实看了几遍也未懂，是备了课之后才懂的，备课之后我觉得充实了许多，几乎可说“万物皆备于我”了，不上课发抒一下不行。谁知第二天一上课，实际情况却大谬不然。

我教的这一班，有四五十个学生，从十一二岁到十五六岁的全有。他们多是广东人，说着多种话：广州话、潮汕话、梅县话、海南话，他们的话我全不懂。这关系不大，要命的是，我的话，他们也几乎全不懂，只有一两个比较大的懂一些，能注意听讲；别的学生都不听，满堂的人都彼此讲话，讲得我讲的课连我自己都听不懂了，幸而有几个听得懂一些的学生出来制止他们。

另外一件事更要命。我昨天准备好至少可以讲一个钟点的课，不知怎么搞的，一眨眼工夫就讲完了，把壁上的钟一看，还只五分，还有四十分才下课！这四十分，比任何时间都长，都难应付！幸亏孩子们很快（不几天）就听懂了我的

话，我也慢慢地能讲得时间长些，终于到了下课时还讲不完。教了三个月，不到一学期，我觉得我的“学问”增长了好多。虽然只是小小学问，但在我也是学问哪！

五

还有一次，是在仰光《觉民日报》时。在《华民政务司》那篇回忆里，曾说到我是怎样从吉隆坡到仰光去的。仰光《觉民日报》的总编辑是董楚屏（锄平、方城、冰如）先生，他和鲍慧僧先生都是我邑宋河（北乡，离城六十里）人。他们大概早就是共产党员了，我说我在家里曾有人寄一本《共产党宣言》给我，那个人就是他。

我到仰光的那天，他和鲍先生就被英政府（那时缅甸是英国殖民地）驱逐出境了。全仰光的华文报纸都起来营救，闹得很热闹，也经过了好些日子，终于无用，还是送回国了。他走后，还有一个编辑赖俊，忘记他是哪里人，说的闽南和潮汕一带的话，过了不很久，不知为什么也不来了。于是《觉民日报》的编辑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报每天出四张纸，虽然最小的字是老四号，字很大，但总有四张啊，一个人编完要闻（国内政局）、国际（各国）、各地（南洋群岛）、本埠（仰光）各版，加上“文艺”及“学生”等几种副刊。无论哪一栏，都无任何稿件，都须从国内、外埠甚至本埠的别家报纸剪下来贴好了，略加改编、付排、校对（另有专业校对）、拼版。再有时间，就写“社论”“编辑余谈”，还有别的什么（有二三种，忘记其名字），说忙也真忙，要整天对付它；说痛快也真痛快，自由极了，要怎么就怎么，没人说半个“不”字！请想想，这样那样的新闻和文

章剪剪贴贴，圈圈点点，删删改改，抄抄袭袭……无论怎么容易，也要用点脑筋。及其用力既久，比如说几个月下来，会没有一点点长进？不管有没有别人说，我是觉得我的“学问”一下子又长了许多。

不过与运怀义学备课一样，都是实逼处此，与自学无关。

六

我也“自学”过几次。第一次就是在《觉民日报》。老董走时说，书橱里的书都可看，书橱底下一部《新青年》合订本，应首先看。老董走了，赖俊也走了，楼上只剩下我一个人；白天心烦意乱（因天热）地编好四张报，晚上就没什么事了，哪儿也不熟，话又没人懂，哪里也不能去，闲着没事就找书看吧。周佛海译的《社会主义概论》^①、郑太朴编的《从星云到人类》^②、马君武译的《物种原始》^③、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许许多多，最后是《新青年》合订本，这些书对我都一样，都似懂非懂，就拿哪本是哪本吧。《从星云到人类》是最懂的，很薄的一本小书，给了我很多知识；但《物种原始》却不好懂，译笔太枯涩；《天演论》《群学肄言》则摇头晃脑地欣赏译者的古文文笔，

① 应为《社会问题概观》，[日]生田长江、本间久雄著，周佛海译，中华书局，1921年。聂所见应是此书。周还译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但于1930年才出版。

② [英]麦开柏：《进化：从星云到人类》，郑太朴译（不是编）。——编者注（以下未特别注明均为编者注）

③ [英]达尔文：《物种原始》，马君武译，商务印书馆，1919年。（同书又以《达尔文物种原始》之名于1920年由中华书局在“新文化丛书”中出版）

它讲的什么，反而不大理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变成拥护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了。但碰到严复的译文，还是跟他的古文走得多，跟译书的内容走得少。后来甚至恨他的古文妨害我直接了解书的内容。

《新青年》合订本最容易看。在家时，曾以胡适的《尝试集》为笑料，这时觉得他的文章是标准文章，白话文中也有文言文，又不像有些新诗人把句子造得很难懂，文学改良主张也不太激烈。但是不懂鲁迅，特别是《狂人日记》，怎么仁义道德字缝里是吃人？这到很久以后才会过意来。我看重鲁迅是从陈独秀推尊吴虞，吴虞又在文章里提起《狂人日记》一步一步来的。但五四文化运动的精神我是理解了一些的，白话文，反礼教，男女平权，社交公开，恋爱结婚自由，“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些东西像冤魂不散地跟了我一辈子。其实我后来还有了点更新的思想，但一检查，新思想里也有它们存在。

七

第二次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去就用心钻俄文，天天拿起书死念、死背，用功了半年，还是一窍不通。我只懂中文，中文是无所谓文法，文法是久而自得，无师自通的，也翻过一下《马氏文通》和别的文法书，知道除了单字之外，还有所谓词，由一个或几个单字构成，而词又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但这些分别都不表示在字形上，即看字形不能知道它是什么词，也就是词性的分别等于没有。而俄文是拼音文字，一个字（词）有长短几个字母，从字的某一点上可以看出它的词性。这一点也使刚接触外文的人大感迷